

自選篇章

歡迎來我家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讓我邀請了幾個同學來家裡，他早上興沖沖地帶我上街，買妥蛋糕、零食和飲料，還想買壽星戴的高帽子，但文具店裡沒有賣，他看見牆上掛著裝飾用的繽紛彩帶，想買回去佈置出更熱烈的宴會氣氛，我用時間不夠，且不知道要掛幾條的說法，才成功制止他。爸爸的機車掛勾吊滿東西，他的腳被擠得只能向外敞開。我在後座小心翼翼地懸起手臂，盡量為蛋糕提開任何劇烈的震盪，卻漸漸開始痠疼抖顫，趁紅燈時換手，分散注意力，才發現爸爸的後頸原來有如此濃密的淡色毛髮，而且他身上只聞得到肥皂的味道。

媽媽在家裡打掃，地面清掃得毫無灰塵，腳踩上去光潔冰涼，特別加了地板清潔劑，全家盪漾著海洋的香氣，桌面的雜物都收進不同的抽屜或盒子裡，撕下來的日曆紙也都摺成紙盒，本來沾上湯漬菜汁，撲滿灰塵的桌墊擦回玻璃的樣貌。我和爸爸到家時，她正蹲下清潔沙發椅的夾縫，用牙籤刮出許多餅乾屑與指甲，還有一些僵硬的食物殘渣。媽媽今天沒有罵我吃東西總是亂掉，我特別躲開她的眼神，但她只是抬頭看時鐘，叫我們趕快把剛買回來的東西準備一下，蛋糕先冰起來。我看見爸爸和我一起偏開的眼神瞬間轉到廚房去，他把我手上的蛋糕接走，打開冰箱，挪出可以放的空間。

這是我讀小學以來第一次辦生日宴會，我去過其他同學的，他們都住在整棟像別墅一樣的漂亮透天厝，或是戒備森嚴，有警衛看守，每一道門和電梯都有感應鎖的大樓，他們的家本來就是用來舉辦宴會的，色調統一得像一片乾淨的畫布，任何人物放進去都是鮮豔的主角，家具散發新東西的味道，即使沾上灰塵都還會發亮。我們家住公寓，樓梯間充滿從地下室溢出來的陰暗與潮濕，牆壁不是裂紋就是壁癌，地面都是不知何時搖落的粉塵與漆塊，或是結滾成團的灰塵。我一直認為這樣的通道只能讓習以為常的住戶回家時通行，並不適合讓其他人通往一場宴會。

爸媽終於不是給我幾張鈔票，讓我自己準備要帶去別人家的生日禮物，他們用心替我準備了一場生日宴會，我只需要邀請我想邀請的人，然後坐在椅子上等宴會圍繞著我慢慢成形。

來的同學我都參加過他們的生日派對，終於可以禮尚往來，捲進他們歡樂交替的派對螺旋裡。爸爸和媽媽看起來很緊張，即使準備工作大致完成了，他們坐一下就會開始左右張望，屁股像繫上彈簧，一陣子拉到底就會彈射起身。比如爸爸發現盤子不夠，趕緊叫媽媽拿來，媽媽也不抱怨，立刻準備。媽媽發現沒買紙杯，叫爸爸去買，爸爸立刻從媽媽的皮夾裡翻出鈔票出門補買，媽媽只是看了一眼。他們一直對話，像在不斷進行活動的籌備會議。

同學陸續出現，我和他們一個一個燦笑地說了：「歡迎來我家！」

爸爸站在我身後，一手壓著我的肩膀，因此我站得更挺，像一隻兀立在峰頂的鷹，爸爸的聲線沉穩：「別客氣，當自己家。」

媽媽安排他們入座，問他們要喝哪一種飲料，咕嚕咕嚕地替他們斟滿，嘴角始終掛著溫藹的微笑與日常的問句。

我的家到處都聽得到笑聲，乾淨敞亮，沒有任何陰影與灰塵，爸爸和媽媽一直圍繞在我身邊，感受得到他們身上的熱氣，他們為我唱歌時，我被他們嘴裡的雲朵托著，自由地彈跳與漂浮。在我們忙於吃各種桌上的食物與蛋糕時，爸爸用成人的口吻問我們話，關心，有時太過嚴肅，他聽不懂，或不知道怎麼回答時就低沉地笑，他全部都說國語，每個字意外地說得平順清楚，但是慢，怕舌頭和牙齒撞成一團，像一個剛製造出廠的機器人。媽媽勤奮地收掉剛空下的碗盤，隨時都有乾淨的抹布兜走桌上的渣屑，偶爾還能恰巧笑著把乾掉的話接走。比起享受我的生日宴會，我更專心於觀察他們，他們比我更像是站在聚光燈裡，華麗搶眼的主角。

我們家沒有遊戲，吃完東西，拆完禮物，看一會電視便沒事可做，話也聊乾了。我的情緒一直漲的很高，像淹在逐漸失氧的船艙裡，頭昏腦脹，身體浮出一層薄薄的汗水，腳掌附近的地板反覆踩出黏性，暈上矇矓的濕氣。同學們看時間，紛紛說媽媽規定的時限到了，差不多得走了。

爸爸依然跟在我身後，一起站在門口，把他們送走，爸爸不知為什麼說著其他爸爸們也會說的：「下次再來玩。」媽媽在廚房洗碗，水槽和碗盤不斷碰撞，把外頭入夜的黑暗與寂靜一一敲碎，灑進家裡。

最後一個同學離開，我突然感到非常疲憊，像被留在退潮沙灘上的小魚，瞪大半邊的眼珠，腮仍微微張翕。我一轉身門便自行關上，爸爸也消失了，媽媽還在洗碗，所有的聲息像泡沫一般被沖洗殆盡。

我知道同學們最近流行玩卡牌遊戲，常常約去彼此家裡對戰，幾個人剛剛

在宴會上曾聊到這個遊戲，還趁機約好地點和時間。我如果有那套牌，便能和他們玩久一些，玩到睡覺時間快到才解散，不用被留在這濾篩過後，顯得過分漫長寂靜的夜裡。

買一整套牌組是不夠的，稀有的強力牌太少，一下子就輸掉，被換下場，因此得不斷買補充包，抽到好牌後更停不下來，只想再抽到更多。我們都被約去比較強的同學家裡玩，有個吳同學家很大，去他家通常只會看到他一個人，迎接或送我們離開都是由他開門，我猜想他爸媽可能在別的樓層或別的房间裡。他的牌多到用硬殼大卡冊收納，赤金的閃卡放在最前面幾頁，那些可以拿去遊戲店賣，老闆會開高價收購轉賣。再來按照金、銀的次序，他一整本卡冊都是稀有卡，每次去他家，一定會拿來翻閱，檢視他又淘汰了哪些舊卡，插入了什麼更稀奇的新卡，他的卡冊越來越多本。手邊的套牌精心配製，針對不同的戰術和敵手備妥好幾組牌。

我也學他買了一本卡冊，卻只是放多餘不用的卡片，珍貴的都插在隨身使用的牌組裡。我能召喚最強的怪獸，只是他淘汰下來在櫃子裡堆成高高一疊裡的一張。

我把存下來的錢都拿去買補充包，漸漸能邀請一些比我弱的同學放學後來家裡玩牌。媽媽回家之後，發現玄關多了同學的鞋子，就不會在廚房裡趕著煮晚餐。我正擺橫一張新得到的閃卡，攻擊和防禦力都是我目前最高的，她是一個媽媽這時開冰箱替我們倒兩杯冰涼的飲料，環顧我的房間，提醒我要把房間收整齊，走出房門前，將書桌上的衛生紙團握在掌心，順便彎腰把我隨意棄置的髒衣服和襪子收走。

爸爸不常在家，有時同學走了也沒碰見他，有次比較晚送同學回家時，在樓下遇見，他渙散的眼神使勁聚焦在我們兩個身上，挺直背脊，控制好他醜脹的舌頭，有些結巴地說：「要回家啦？下次再來玩。」我趕緊幫同學答好，推他離開那團從爸爸口中逐漸擴散的酒氣。

爸爸卻在錯身之際壓住我的肩膀，我下意識向內縮窄，想要結成一顆堅硬的球，他卻已經緊緊箝住，像握住一個器物。他閉上眼思考，過幾秒鐘後問我：「我好像看過他，叫什麼名字？」他的手又大又厚，可以將許多破碎悶沉沉地裹住，蓄積著地井泉水般的力量，一陣陣熱氣從他的掌心灌注進來，烘軟我僵硬的身體。

我們離開之後，同學彷彿被他的氣息薰醉了，還目送他略顯歪斜的步伐。

「你爸喝醉了嗎？怎麼還這麼清醒？」他眼裡盡是新奇，爸爸的確比平常多染上一層迷濛的油彩，語調和心思都沉浸到他身體的酒液裡。

我看爸爸上樓，決定陪他慢慢走回只隔幾條街的家，多聊一些實戰時的技巧與戰術。

我想要變得更強，讓我和同學的對戰更加精彩，纏鬥更久，讓他們更有興趣來我家欣賞我珍藏的好牌，但錢始終不夠，我趁媽媽不在家的時候翻她衣櫃的抽屜，底層藏一個厚皮夾，裡面有一疊稀有的紫色鈔票，我只抽一張，她不會發現，卻可以多買幾包補充包，多幾張珍奇異獸，或是有助於攻擊與防守的奇幻魔法咒。

我看過爸爸這麼做，我拿的比他少，或許媽媽會覺得是他拿的。如果媽媽發現了，我再趕緊叫同學來我家玩牌，推說是同學買的，和同學玩得更親密熱烈一些，媽媽就會溫柔地相信了吧。

後來那個有很多稀奇牌卡的吳同學開始把他多餘的牌分送給大家，我們真的變得越來越強，糾纏得難分難捨，假日可以玩上半天，直到爸爸睡醒，他盥洗完會陪在我們旁邊看一陣子，問幾句很大人的話，像是「要不要留下來吃飯？」之類的，才悠悠地起身，無聲無息地走出家門。媽媽煮好飯之後，只叫我們吃飯，沒叫爸爸，也沒去空蕩的房裡看一眼，彷彿知道他已經出門，或是家裡根本沒有這個人。

原來吳同學開始玩起電腦單機遊戲，那是很新奇的幾個大盒子，在主機插入碟片，小小的螢幕就開啟了異世界的入口，可以用滑鼠和指標推移出無盡的地圖。他把很多同學都叫來，圍坐在他身邊看他玩，像一群嘈雜的軍師，提供他行軍與作戰的策略，我也看得目不轉睛，陪他征戰一張又一張的地圖。

不像玩卡牌的我，需要找到人對戰，才能展開華麗的冒險，召喚出精心安排的神獸。他只需要一個人按幾個鍵就能召喚出各種不同職業與物種的戰士或怪獸，耗費漫長的時間把自己練得很強，沒有阻礙地前往更奇妙的場景，擁有豐富的經驗值，更浮誇絢麗的裝備。常常在我們都離開之後，他家裡其他地方無聲無息，依然不知道他的爸媽在這大屋裡的何處，或是根本不在。他獨自枯坐在電腦前面，天色都暗了，方形的光幕映射在他臉上，彷彿變成一盞垂彎的立燈。

我回家之後，夜晚的家裡空無一人，我得在黑暗裡摸索一段路才可以找到電燈開關。燈亮了之後，事物慢慢找回自己的輪廓，我卻仍然在陰影裡糊散飄

蕩，想找人來我家玩，陪我一起等不知去哪的爸媽回家，但大家才剛各自解散，心裡也知道同學們此後都只想去看電腦遊戲了吧。本來回家習慣翻閱我的牌組，卻提不起勁。

我走到沒開燈的房間裡，站在媽媽的衣櫃抽屜前面，這次想一次抽走更多錢，直接和遊戲店老闆買幾張最稀有的赤金閃卡，如果這樣的話，同學們一定有興趣想看，燃起鬥志想跟這張卡激烈對決。正要翻開皮夾的當下，媽媽從床上起身，我嚇得全身劇震，她低聲喝止，怒氣沖沖地瞪著我，我朝皮夾內瞥一眼，才發現裡面完全沒有錢。

她說爸爸在另一個房間睡覺，喝醉了，千萬不要吵醒他。她可能把心裡糾結著的，許多過往的困惑都串連在一起，想罵我，卻欲言又止，肢體微微晃動，或許想打我，卻和隱形的對象僵持著，手像被繩索懸掛在半空

最後她咬牙切齒地說：「你跟你爸沒什麼兩樣！」

「你要錢做什麼？買那些超貴的紙牌？一點用處都沒有，不要浪費我的錢。」

我跟爸爸才不一樣，我的牌可以將一個家拼組起來，錢可以買到比牌更珍貴的事物。但我什麼都沒說，一心只想趕快打電話叫哪個同學來我家玩，趕快打開奇幻的結界，讓爸媽和我都能掉進去，幻變成另一個人。

假日又到了，爸媽居然都沒有要出門的意思，爸爸坐在家中的角落，空瞪著前方，媽媽在做家事，洗衣服，室內拖啪嗒嗒地在家裡四處打水。兩人不說話，彷彿用聳立的耳朵划開嘈雜的聲道，專注探察，傾聽對方的下一個動作。

我到處打電話，想找到一個願意來我家玩的人，大家都想約去看吳同學玩電腦。好不容易找到人，只有平常沒人和他玩的同學願意來，他說他沒有牌，他不會玩，我急著說我會教他怎麼玩，他才願意過來。

等到門鈴一響，爸爸不會再坐在那發呆，他會回神站到我身後，用手臂的重量壓出我心裡那句話：「歡迎來我家！」他會接著把那句話從我身後拋過來：「當自己家！」好像也是在對我說一樣。

媽媽會從她忙碌的家事裡抽出關心我的時間，關心我有沒有口渴，需不需要吃點心，為我打開冰箱，不再經過，只是為我而來到我面前，露出從烏雲裡迸射出來的笑容。

衣服洗好了，媽媽在陽台曬衣服，爸爸確認之後，輕輕地翻開媽媽的抽屜。好像卡牌突然發展出自己的意志，我心想這樣子玩不對，這張牌必死無疑，完全沒有留意到陷阱，這不是爸爸。

皮夾裡已經沒有錢了，爸爸直接理直氣壯地去跟媽媽要，他要帶著錢出門。這不是爸爸。媽媽怒氣沖沖地羞辱他，把他嫌得一無是處，她眼前的爸爸是個黝黑的山洞，她把巨大的聲音喊進去，期待他徹底崩落。

這也不對，這不是媽媽。果然爸爸開始丟東西，拽她的手臂，拉扯她的頭髮，把她像拖把那樣擰乾，媽媽不斷尖叫，嘴巴也繼續罵人。我的同學還沒來，卡牌就已自行展開決鬥，互相用攻擊力耗損對方的防禦力，媽媽頭髮凌亂，整張臉漲紅，彷彿要輸送所有的血氣去壓熄爸爸的怒火，爸爸身上臉上都是滲血的爪痕，衣服領口被扯得鬆垮，彷彿在替爸爸顫抖。再這樣下去，兩張牌會一起埋入墳場牌堆。

我假裝接起沒有響的電話，他們太吵了，所以沒有發現。

「你快要到了嗎？」

他們全都靜下來，聽我說完這句話，牌又重新回到我手裡，他們停止失控的動作，各自換好衣服，血洗乾淨，整理好一身凌亂，拿妥東西，迅速前後離開家。地上碎掉的東西就留在原地，完全失去踩踏的縫隙，洗衣機的蓋子敞開，衣櫃拉出來，忘了推回去，皮夾攤開掉在地上。

門鈴按響，同學到了。我沒開門，站在門後試著學低沉的聲音邀請他進來，說爸爸常說的話：「當自己家！」怕刺傷腳，於是穿著媽媽的室內拖練習去廚房洗杯子、倒飲料，打開冰箱確定裡面還有沒有點心，練習溫柔的微笑，用力地在臉上和眼角擠出一道一道的紋路。

但我始終沒有開門歡迎他進來，我把燈都關起來，躲在黑影裡，靠在門邊等門鈴停止，等所有聲響沉落在空氣裡，等他自己放棄離開。我就像個只會和自己玩的小孩，坐在幽暗的角落，把手裡的牌捏出汗液，濕軟變形到僅剩一層水氣的厚度，我用我自己能聽到的細微音量對自己說：「歡迎來我家。」